

第十八章 北部的旅行

徒步旅行——水的危險——轎子——人力車——鐵路——在途中與驢子僵持——改變和偶發事件——一個高山番人——一個老儒教徒——不幸的番人——在先驅者中間——一個有信仰的人——在南崁——一個吸鴉片者——愉快的回憶

臺灣北部的佈道的根據地是在淡水，我們屢次從淡水出去旅行，依次訪問各教堂，並且考察更遠的地區。這是我們的佈道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佈道的責任雖然是交給駐在各教堂的本地牧師們，但在組織及經營上則需要督導。定期的訪問足以鼓勵牧師及會衆。我決不獨自旅行，常帶了一批學生同去，這樣可以使他們熟悉工作的情形，學習佈道的方法。

我們採用許多旅行的方式，主要的是步行。徒步旅行常令人厭倦，也往往是危險的。路徑都很崎嶇——有時經過高山，有時經過灼熱的沙磧，有時經過叢林——山間的奔流很多（尤其是在雨季），不易渡過，所以這些旅行並不是很快樂的事情。旅客有時要由苦力揹過河去。我們大抵分爲兩人一組，攜手徒涉，用空着的一隻手執一條長竹竿以探測路徑。有一次，名叫連和（Lien Ho）的一個牧師幾乎淹死。他的同伴滑倒了，鬆了手，因此他被急流衝去，在翻騰的水中滾着，到了河道轉急灣處纔被立在岸上的兩個

學生救起來。了有些地方有渡船，船夫扶在一條掛在河上兩端釘住在樹上的籐子而輕易安全地渡河。往往看見有些船爲船主所放棄，留在巖石上。有一次我們走到一條很濶而湍急的河邊，看見一隻船在對岸。不見有船夫，我們大聲叫喊，也沒有回答。最後學生中的兩人游過去，把一條長繩的一端固定在船上，然後用力把船拖到我們這邊來。有幾個人自願爲划手，我們都蹲在船底，他們則推船離岸。可是他們在這樣的急流中無力操縱，無論怎樣努力，船還是被衝下去，碰在相距不遠的一條水壩的石上而破碎了。幸喜我們祇受了擦傷和浸得透濕而已。事後我們並不想燒起火來以烘乾衣服，因爲知道還有別的河流要渡過，每次都會遭遇類似的困難。旅行者當然並非常有「水的危險」，因爲在天氣好的時季，在若干地方道路良好，河上有橋，或容易涉過；然而在若干地方，在其他季節，則往往不免落水洗澡。

在大多數的較大的河上，有很多船載行人溯河或下河。這些船是用樟木板做的，寬濶平底而輕便，是專用以航行於急流的，叫做「急流航船」。下河去的時候，舵手握一條長櫓立在船頭，這樣渡河大抵是很愉快的。逆流的航行是很討厭的；船夫涉過水中，握一條繫在船頭的竹竿，慢慢地把船拖去。

轎子是另一種旅行的用具，由兩個或四個苦力擡走。他們一天可走20哩。在臺灣旅行，有時必須坐轎；然而凡是喜愛風景及新鮮空氣的外國人，被關在一個這樣的籠子裏，是覺得很不舒服的。

圖八 MacKay 博士及其學生在途中

(自右起：馬偕博士、嚴清華、葉順仔、莊天能、柯玖、領隊、挑夫阿貢，平埔族人)



人力車由一個苦力拉走，有輕薄的蓬子，在臺灣很普遍，尤其是在艋舺、大稻埕及臺北府之間的路上。這幾個市適成一個三角形，各相距三里，其相連的道路都是寬濶而良好的，是幹練而進取的巡撫劉銘傳所開闢的。約有 150 輛人力車每天在這些路上走着。政府曾經打算建設一條英國馬車路線，然而因為馬不能和苦力競爭而作罷。

有一條鐵路設在鷄籠及竹塹之間，長約 50 哩。所用的車頭都是英國或德國製的，車廂是依英國的格式裝配的。這條鐵路完全是中國人所有和管理的。

時時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們不用小馬或驢子去旅行。我也曾經用過驢子，而所得的經驗並不很好。在客棧或教堂裏沒有馬廐，沒有給牲畜吃的東西。在時間上也毫無利益，因為必須雇一個苦力以運食物和衣服，用驢子而節省的時間，仍舊因苦力而喪失。那匹驢子是要離開臺灣的一位稅關專員送給我的。我們叫他為驢仔 (Lu-a)，學生們在淡水和它玩得很有趣。某一天，我們打算到相距五哩的一個教堂去，把驢仔牽出來用，當時因為該處有盛大的典禮，我騎了驢子而領路先行，學生們跟在後面，看到一個宣教師騎驢子而覺得新奇。一路都很順利，可是後來到了一條狹窄的木板橋架在 12 或 15 呎深的急流上，橋面的濶度不過三呎，驢仔忽然站住了，將前腳向前擺着，耳朵向後逆豎而不動。軟哄強迫，都不見效。我不得已下來拉它。學生們考慮這種情勢，以為可以從後邊推它走，其中一人抓住驢仔的短尾巴；可是仍舊枉然。驢仔怎麼也不動。我們互相商議，討論許多辦法。我以為驢子也許已經改變了心意，就再試一回，拉住韁繩，盡力拖它。可是它用前腳更穩固地撐住，並且開始怒踢，以致後面的那些學生都散開了，我却仍舊在前面拖着。於是驢仔張開嘴巴而叫起來，發出了學生們從未聽見過的怒聲。這種情景非常新奇，驢子用腳跟踢得那麼快，學生們都大喊說：「Cheng-bi! Cheng-bi! (舂米！舂米！)」，倒在地上，笑得要命。可是驢仔還是勝利了；尤其使我們覺得屈辱的一點，是我們之中的一人差不多能帶它過河，它實在是很小的啊。在這種爭持中，我們浪費了一個半鐘頭的寶貴光陰。以後我不再用這種交通工具了。

我們的旅行經驗決不是單調乏味的，因為常有什麼變化及小事件能引起興趣；但由讀者們看來，我們的旅行也許似乎是各次差不多的。我們有時走康莊大道去訪問教堂，有時經過分散的番村，也屢次走內陸的較少人走的小路，拓荒的漢人在斬荆披棘，開闢道路，以擴充其領地。1890 年，我們一次也不接近大路而從臺灣島的北端走到南端。我們所走的小路環遶或攀登嵯峨的山嶺，有異常美麗的風景。中國人對於崇高的美大抵是很鈍感的；然而學生們在路上都以驚異讚歎的神情欣賞富麗的風景，是很可喜的。上帝的真理開了他們的眼睛，喚醒了他們的潛伏的感覺。

當時有個 74 歲的山裏人陪伴我們。他有鋼鐵般的神經和筋肉，和一個有這樣的忍耐力的人同行，是很愉快的。我們的隊伍中的其他的人往往落後很遠，我們有時須向他們叫喊，以鼓勵和引導他們。這樣走了很多路之後，我的同伴開始表示疲倦。後來我們走了一段特別難登的山路，到了山頂時，他就在一塊大平石上坐下，氣急流汗，以懇求似的口氣說：「我們走得太快」。

我們在走着的時候，這個山裏人說了很多關於偶像崇拜的愚事，把他們的北極之神 (God of north pole)、廚房之神、戰爭之神送給我，說他拜這些神已經 70 年了。我接

受了這種贈品，我們回去之後，把它們收藏在我在淡水的博物室中。

我們到了目的地之後，又一同出發。我們的嚮導熟悉路徑，領頭先行，跑往一個附近的村子，將我們要來的消息告知一個學校教師。那個教師在教堂裏歡迎我們。他是一個特別高雅的文士。我環視教室，看見一本舊約聖經、一本讚美歌集及一本新約問答，頗覺驚異。他察覺了我的眼色，把手放在聖經上說道：「我在這本書中發見我所欲知道的事情。這本書告訴我這個世界是如何造成的」。他繼續說他在研究這個創造的故事時所感覺的快樂和所得的利益。這本聖經是本地的牧師送給他的，那一個牧師自己也是一個文士，因為首先引他自己注意的是創世紀的最初的幾章，所以使那個向他請教的學校教師也注意於同一部分。學校教師很感興趣，不久就覺得有新的光明顯現了。離學校不遠處有個教堂，在我們做禮拜的那天夜裏，他也來參加。當我在講道的時候，他往往以如同古時的野外集會中所說的「Amen」之類的強烈的感歎詞表示贊同。講道完畢時，他起來向會衆道：「我已經是65歲了，在學校教書已經有23年之久。我蒙今夜在這裏的本地牧師傳授了福音。他到我的教室來過10次以上。我完全相信這種新道理。這是好的。我以前是個儒教徒，可是儒教不能滿足我的靈魂。我讀聖經而知道上帝如何創造了天和地，也知道了死後的永生。這些事情使我有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在學校裏也常在默想這些事情。恰好有個老朋友來了，並且帶來了外國牧師偕博士。我看見老朋友已經成為基督教徒，他雖然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，却是返老還童了。他和上帝有親密的關係。我現在漸漸明白了。我已多年不信仰偶像；現在覺得很滿意，在諸位面前鄭重聲明：我信仰上帝和耶穌。對於像我這樣的老人，福音是一種好消息」。他這樣講的時候，全場肅然靜默，因為這位老先生是人人所尊敬的。他的話都是誠實的，因為其中寄託着一個老人之生命的復活的希望。

在近山的一個市鎮大科埃，我們看到了24個生番被監禁和判決了死刑，是爲了有幾個漢人在邊界上伐樟木時被生番殺死了的緣故。這些番人有鍊條鎖着腳。他們的女身的女人却不受拘束，在近旁徘徊着，好像是毫不關心她們的丈夫的命運的樣子。實際她們的心中也有同情，她們雖然愛她們的林中的自由，而因為她們愛丈夫和兒子，所以不能不到這裏來看他們。

第二天夜裏，我們在客家人的一個村子裏過夜，爲從未見過那樣兇狠的蚊子所煩擾。它們好像勇敢的戰士，燒蚊煙也很難抵制它們。在臺灣的外國人經常攜帶蚊帳，而在內陸的墾殖地區旅行時則祇好不帶這種奢侈品。

我們在一個設在高山族之間的教堂裏受了歡迎，不論他們所用的方式如何，他們的態度總是十分誠懇的。他們放槍砲、鳴爆竹，在教堂裏設雞及魚等豐盛的筵席，歡鬧了一天。他們化了三小時以讀詩篇，唱讚美歌，讀了聖經若干節，或用客家話，或用閩南話。高山上燃起了烽火，以召回疲勞的拓荒者來參加禮拜。

在我們到海邊去的路上，有個人首先來迎接我們。他曾經失明，現在已恢復了視力。他在前一些時候受過治療；那一天他一看到我，就張大眼睛而跑過來，歡呼道：「這是上帝的恩典，這是上帝的恩典！我現在又能看見了。上帝不用藥而把我醫好了」。主張以信仰治病的人可用他的例子作爲不能反駁的論據。不過他的眼病之所以能醫好，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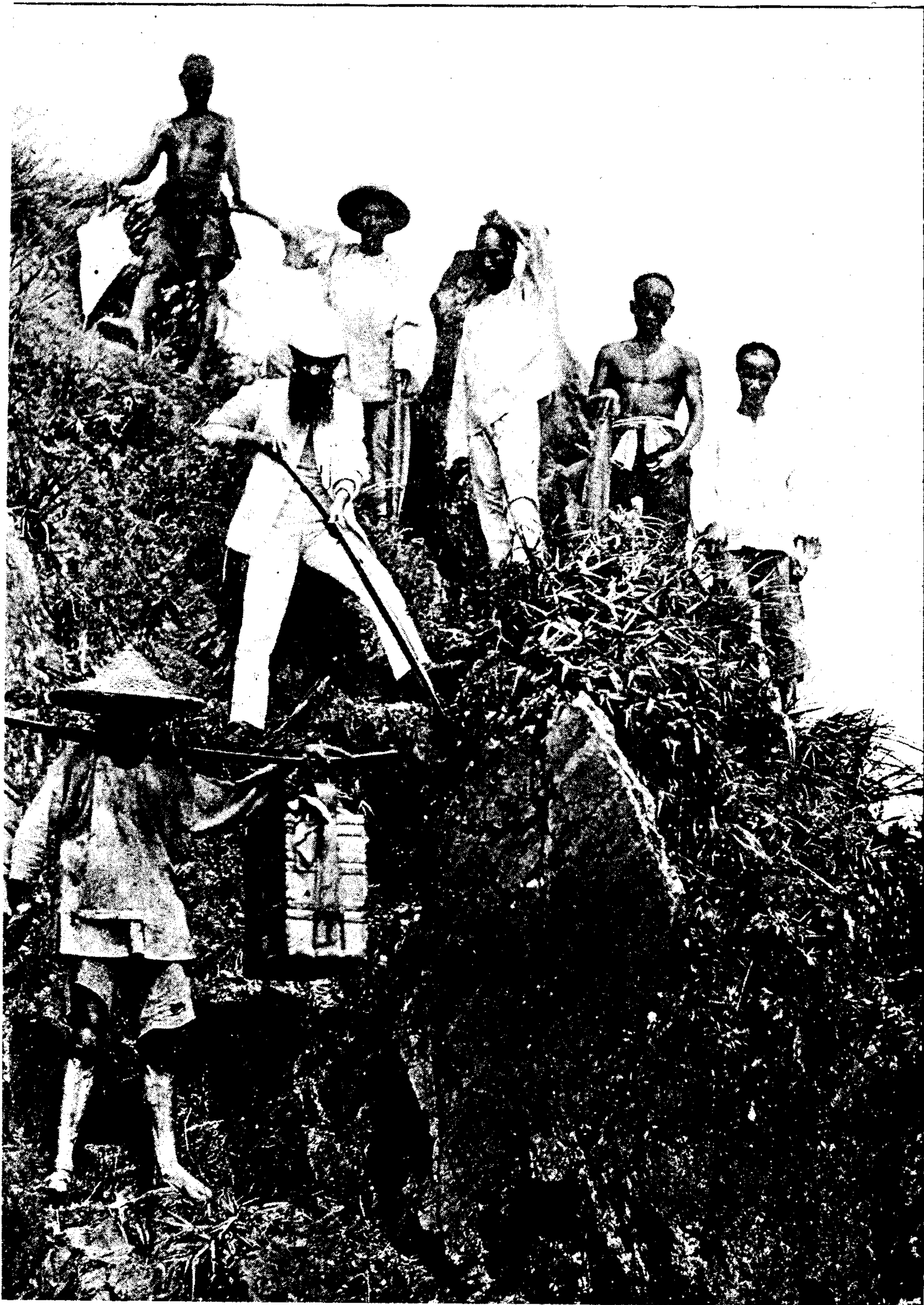
然由於他的信仰和祈禱的功效，也是由於醫療工作很適當的緣故。他當時患了貧血症及粒狀眼炎，本地牧師所用的醫法是強壯他的身體，洗滌他的眼睛，嚴禁隨便的生活，強制他遵守衛生的規律。這種醫法奏效雖徐緩而確實；他終於恢復了健康，視覺也漸漸清楚了。到了藥用完的時候，他想必更虔誠地祈禱，更有規律地生活；所以他以為他的視力是在不用藥的時候恢復了的。他的痊癒實在是例外的，是奇異的。〔全是上帝的恩典〕，這是他的證言，固然是不錯的；不過那位牧師的醫法實在也很高明。如果我們要受上帝的恩惠，也不可忽視適當的方法。

在從內陸旅行回來的途中，我們在南坎 Lam-kham 找一個過夜的地方。南坎是個離淡水西南一日路程的市鎮。市內沒有客棧，沒有人肯讓我們借宿。我們看到了一個無人住的車棚，就宿在那裏。幸喜有個青年，是在我們的第一個鄉下佈道站受洗禮的，住在那裏附近，聽說我們來了，就來找我們，陪我們到他的家去。某一天晚上，我們在市內的一個地方做禮拜，我對民衆講道，桌子上陳列了異教徒所交來的偶像八個。南坎有一株多木節的榕樹，周圍25呎，據說是國姓爺所手植的，有他的一個部下的靈魂住在樹裏，所以為許多人所尊敬。

我第二次到那裏去的時候，有個50歲的人來，對我們及我們的工作表示有很大的興趣。他有吸鴉片的惡習，幾乎要因此毀滅了，所以跟我們回淡水，以求戒煙。我把他的煙槍放在我的博物室裏，他就開始與煙癮奮鬥。那是不能形容地可怕。非親經歷者不能理解惡習的勢力如何強大。煙癮發作時，他難過得亂滾。他依賴藥物的治療、教友的援助及神明的佑護，勉強忍耐，繼續奮鬥，終於勝利了。他告訴我：他是村長，以前使南坎的人民反對我們，拒絕我們借宿的人就是他。他後來在許多次大集會中常特別說明三點：第一，他以前是個鴉片鬼，已經醫好了；第二，他當時反對我們入村，並且誹謗我們；第三，他現在却是個耶穌的信仰者，不怕人也不怕鬼。他回家去，領導朋友們造了一所草頂的房屋作為禮拜堂。這所房屋被颱風毀掉後，又造了一座堅實寬敞的教堂，是用瓦蓋的，化費了156元墨銀，其中的126元是貧窮的農夫們自己所出的。兩個窮苦的老婦人每逢星期日走四里路來做禮拜，每次帶兩隻雞來作為獻禮，以出售這些雞所得的錢買瓦500張以造新教堂。

我翻閱日記，再看到我到各處去旅行的記錄，其中有關於舉行禮拜、開放教堂、分配聖餐等事的許多簡單記載，也附記着種種趣事及足資鼓勵的經驗，又有許多小事件使我回憶學生們的忠誠和情意。在1888年秋季，我和陳火牧師一同旅行了60天，也有許多趣事。當時我們雖然有過許多困難、危險和失望，而只略讀這種日記中是不易想起那些情形的。所以由陌生人看起來，這些記錄似乎毫無意義；而我自己呢，就是看到那些地名，也會有許多愉快的回憶：例如崙仔頂、大稻埕、桃園、紅毛港、後壠、內社、中港及竹塹，我寫出這些名字，就想起許多善男信女：他們聚集於清淨的教堂中，讚美他們在前幾年未曾聽到過的耶和華，專心靜聽福音，同坐在聖餐桌邊，紀念為人類犧牲自己的耶穌，受耶穌的感召，帶子女來做禮拜，立誓依照受洗時的訓話，遵從〔主的教誨〕而教育子女。我們離開那些地方而到別的佈道站去佈道及建設教堂時，他們都熱誠地和我們告別。列舉教堂的名稱，報告統計的數目是容易的；我們為了上帝所賜的那些奇異

圖九 MacKay 博士及其學生下山 (在三貂嶺)



的恩典而無限地感激。然而我們這樣說，也不能說出真實的故事。真實的故事不是用筆墨寫在記錄中，而是記着在已經知道敬愛救主的人的心中的——許多人現在在救主前面得到了光榮，許多人還更忠誠地在地上的教堂中為救主服務。他們都是使徒書，在他們的心中和生活中寫着我們在臺灣北部的許多次旅行的記錄。